

0314 特殊教育

特殊兒家長教戰守則

打罵不是教育的終極手段

文／袁宗芝（臺北市自閉症家長協會總幹事）

剛從啓聰學校演講完出來，忍不住又自責一番。每次演講完，總是覺得好多地方沒有提到，對於這些身心障礙孩子的教養經，真的是三天三夜也說不完。不過，雖然我有十足的教養觀念，但我絕對不是一個「一百分媽媽」；換句話說，我也會有不符合理想媽媽形象的行為，像是一打小孩。

打罵造成惡性循環

我家老大小時候因為理解力差，聽覺、觸覺等感官又特別敏銳，很容易被刺激，而導致情緒起伏或尖叫自傷，有時候還會打弟弟、亂丟東西，講都講不聽。我這不學無術的老媽，氣不過時，只有用打罵的方式，看我舉起「愛的小手」，他會因害怕而跳得跟蝦一樣；但我處罰完之後，他帶著滿臉眼淚鼻涕，照樣打弟弟出氣，甚至比之前更嚴重。

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了，他發飆的機率越來越高，我也越打越凶。打著打著，我覺得自己好可惡、好無能，好不容易有了個小孩，居然管教的方式是照三餐打，難道只有訴諸於我們優勢的體型，才能控制他嗎？而且事實上，最終也是控制不了的。

有回帶他到動物園玩，我們還在大庭廣眾之下，上演一場互毆記，兩人互打耳光，他的力道還不輸於我呢！兩個巴掌下來，把我的眼鏡都打歪了。當時我心想，才四歲就有這麼大的力氣，等他十四歲時，我還有什麼方式可以管教他？深深的挫折感衝擊著我；我心想，我一定要改變自己，才有可能帶著他成長，而不是和他一起墜入深淵。

以正向思考孩子的學習

或許就是因為有這樣的自省，當兒子被鑑定為自閉症時，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感受，反而有點如釋重負，確定就是這個玩意害了他。

經過我不斷的蒐集資料和閱讀後，我終於逐漸抓到了改變的方向，我學會把眼光放在正向的行為上，或者試著把負向的行為轉化為正向的。比方說，他老是旋轉著身體，我不理會他這種行為，仍帶著他比畫童謠。當他爲了要看對面的停

車場而衝過馬路時，我先緊急把他抓住，並不責備他，只是帶著他認紅綠燈，教他過斑馬線，讓他學會用正確的方法達到他要的目的。當他無法理解我的意思而一臉茫然時，我配合口語，帶他清楚的去做每一個步驟。

我看到他不但進步神速，而且情感上和我緊密相依，情緒也越來越穩定了。

而後，我不但不再施以打罵教育，連否定的用詞都很少用，因為我已經了解到，制止並不能讓他真正的了解或修正自己的行為，惟有教他建構更多更好的行為，或者不斷的開發他對周邊事物的認知，他才會自然而然的廣泛發展，不再拘限於他原來狹窄的世界。

教育是啓發動機和意願

我相信所有的家長都十分用心，也願意用心去「教」他們的心智障礙孩子，所有的家長都同意，孩子就是要「教」，也一定要「教」。但真正去細究，會發現，他們大部分不是在「教」，而是在「管」，制止孩子不要那麼做，要求孩子要這麼做；就像中國人傳統的教育中，幾乎只講「管」，不講「教」。

我認為「教育」，其實不外乎啓發動機和意願，再確實的說明或指導，只要是既深又廣的耕耘，孩子的潛能就必能被激盪出來。

到今天，我仍然不是個一百分媽媽，我偶然還是會對孩子動手，因為我堅持給孩子最社會化的對待；如果今天孩子的言行令人生氣，讓人不堪忍受，他就必須承受這些言行的後果。我們對心智障礙兒家長給予支持的第一目的，就是希望家長的心情可以平穩，這樣有助於減低孩子額外的焦慮，也有利於被帶動學習。但平穩的心情，並不是表示我們不能在孩子面前發脾氣，不過要注意，不要發泄其他的怨氣在他身上，機率也不能太高，基本上一個禮拜絕不可以超過一次，能低到一個月以上一次最好。

打罵不是教育的正常管道，只是給他的警惕；教育，還是應該回歸到指導他該如何去把事情或意見正確的表達。

教學心情紀錄
擁抱中的溝通
文／茱茱

有些孩子莫名其妙的哭或自殘時，都是他們與外界的不良溝通。當孩子無法

言語時，有什麼可以取代語言溝通呢？……

我是一個很喜歡和孩子抱抱的媽媽，但是當我的身分是特教老師時，我是不抱我的學生的。我的理性告訴我，他們應該提早學習獨立，而且他們沒有明辨何時該抱，何人能抱的能力，萬一長大了，見了人就抱，豈不一天到晚挨告有性騷擾。

我第一次接手教導腦傷那麼重，殘存能力那麼少的孩子，老實說，整整有一星期，我陷入「能教他什麼」的困惑中。眼不能看，手不能拿，嘴不會說，腳站不起來，只能吃稠一點的流質食物；面對他，我的心情好沮喪，我這個老師到底有何用？

他的安靜、他的哭聲、他臉上的表情，全都在我觀察猜測和測試之中，我試著找出可以和他溝通的方法。

直到有一天，有人告訴我，如果他的許多能力都停留在嬰兒時期，那麼抱一抱他，搖一搖他，又何妨呢？對他來說，這或許是最好的方法。

「明明都已經一年級了還抱，難道他到十五六歲的時候，我還要抱他不成？」我在心裡犯嘀咕；但是對一個走投無路的老師來說，死馬當活馬醫是另一條路。

而後，每天早上，當他阿姨抱著他進教室時，我不再讓他躺到地上等，我會接手抱著他，坐在可旋轉的椅子上搖晃著，在他耳朵邊輕聲對他道早安，聞聞他的頭髮，猜猜他昨天晚上是用哪一個牌子洗頭的。他不會回話，我仍然繼續對他說話。

一開始，他其實不習慣我抱他，所以他身體僵硬，表情痛苦，抗拒著我的擁抱；我不理會，一樣溫柔的對他說話。慢慢的，當我接手抱他時，他也會用微笑回「抱」我。從那天開始，我們有了情感的交流；從那天開始，我找到與他溝通的管道。

一天放學，我在交通車外面看到他，阿姨扶著他，讓他靠窗坐著。我看阿姨的嘴形，知道她正在對他說：「老師在那邊呵！」阿姨也舉起他的手對我揮著。

我來到窗戶旁邊，隔著玻璃，用嘴形和心裡叫著他的名字，然後再用三根手指頭輕敲玻璃。完全看不見的他，先是專心聽，接著笑開了臉，然後安靜下來。我再敲，還是無聲的叫他的名字，這次，他一臉全笑開，還高興得站起來。

我和他之間，何須言語，何須擁抱，隔著玻璃輕敲，他也知道我在他旁邊，他也可以感受我對他的思念，我時時刻刻想著他與新老師互動可好；這會兒，看他發自內心開心的笑，就是給了我最大的回饋。

孩子，老師從你身上學到了一件事：溝通，不限於五官與肢體，有時候，我們比較像高級的外星人，可以用心意傳情。